皇清奏議

請旌揚黔省遺忠疏乾隆四十一年 裴宗錫

貴州巡撫臣裴宗錫謹奏為恭讀聖諭蒐訪遺忠請賜旌揚以光盛典事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十日欽奉上諭崇奬忠貞所以風勵臣節然自昔累朝嬗代凡勝國死事之臣罕有錄予易名者惟我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於崇禎末殉難之大學士范景文等二十人特恩賜謚仰見聖度如天軫卹遺忠實為亘古曠典第當時僅徵據傳聞未暇遍為蒐訪故得邀表章者止有此數迨久而遺事漸彰復經論定今明史所載可按而知也至若史可法之支撐殘局力矢孤忠終蹈一死以殉又如劉宗周黃道周等之立朝謇諤抵觸僉壬及遭際時艱臨危授命均足稱一代完人為褒揚所當及

其他或死守城池或身殞行陣與夫俘獲駢戮視死如歸者爾時王旅徂征自不得不申法令以明順逆而事後平情而論若而人者皆無愧於疾風勁草即自盡以全名節其心亦並可矜憐雖福王不過倉卒偏安唐桂二王並且流離竄跡已不復成其為國而諸人茹苦相從捨生取義各能忠於所事亦豈可令其湮沒不彰自宜稽考史書一體旌諡其或諸生韋布及不知姓名之流並能慷慨輕生者議諡固難於概及亦當令俎豆其鄉以昭軫慰嘗恭讀我 太祖實錄載薩爾滸之戰明楊鎬等集兵二十萬四路分出侵我興京我 太祖 太宗及貝勒大臣等統勁旅數千殲戮明兵過半一時良將如劉綎杜松等皆歿於陣近曾親制書事一篇用揚 祖烈而示傳信惟時 王業肇基其抗我顏行者原當多為獮薙然迹

其冒鏑攖鋒竭忠效命未嘗不為嘉憫又若明社將移孫承宗盧象昇等之抵拒王師身膏原野而周遇吉蔡懋德孫傳庭等以闖獻跳踉禦賊亡身凜凜猶有生氣總由明政不綱台為厯以至宗祏摧奸揉蹂闖豎橫行遂致黑白混淆忠良誅戮每為之切齒不平福王時雖間有追謚之人而去取未公亦無足為重朕惟以大公至正為衡凡明季盡節諸臣既能為國捐忠優獎實同一視至錢謙益之自詡清流靦顏降附及金堡屈大均輩之倖生畏死詭託緇流均屬喪心無恥若輩果能死節則今日亦當在予旌之列乃既不能捨命而猶假語言文字以自圖掩飾其偷生是必當明斥其進退無據之非以隱殛其冥漠不靈之魄一褒一貶袞鉞昭然使天下萬世共知朕準情理而公好惡以是植綱常即以是示彰癉所有應謚諸人並查明

史及輯覽所載遵照　世祖時之例仍其原官予以謚
號其如何分別定謚之處著大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
集議以聞並通諭中外知之欽此臣恭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奬善勸忠扶綱植紀擴　天地無私之量昭千
秋懿好之公　曠典　殊恩實屬從來未有伏查故
明末祚隨桂王由榔殉節黔滇並拒賊致命諸臣凡事具
明史者應聽廷臣集議外臣就黔省蒐輯舊聞當我　朝
順治初年　王師下蜀未入貴州時遭流賊張獻忠餘
黨孫可望等肆行焚掠荼毒最甚而定番州一城被屠尤
慘官紳士民之死事尤烈今於舊志檢得王膺紀事一編
載知州陳新第倡率守禦適按察使張燿參議曾益都司
陳瑞徵抵州募兵為恢復省城計協力僉謀奮勇殺賊力
盡同殉其事頗詳同時死難著有姓名者職官則守備陶

世顯學政尹大任訓導徐鑛吏目安紹祖周齡亦司獄陳
玉璟把總許華守土官則龍在田龍起潛龍飛雲程氏悅
韋帝臣韋之福紳士則顧人龍井子大元尹思民黎維垣
胡允中艾養中毛琛饒謨蒙九錫王道中顧從龍黃文芳
李一龍李二龍夏朝卿毛一練尹湯傳尹湯卿尹湯賓熊
化楊東明唐璉賈翰張新建王仰王基昌周卜年熊鍾隨
謝賜瑤蔡應揚黎應辰江山秀潘達井鄉勇簡成書鄉約
杜鳳六等共數十餘人或血戰死或罵賊死或引繩自經
或赴蹈水火跡其忠義激發視死如歸自宜同在旌揚之
列第查張燿曾益顧人龍三人雖見明史忠義傳而其爵
里事實互有異同知州陳新第都司陳瑞徵守備陶世顯
學政尹大任以下諸人僅一二入祀縣省鄉賢名宦餘多
闕遺伏讀

聖諭諸生韋布及不知姓名之流慷慨輕

生尚得蒙　恩矜卹俎豆其鄉矧當日文武衣冠忠憤
殺賊共殉一城班班可考除此　褒闡遺忠千載一時
之會豈可聽其湮沒不以上　聞臣謹臚列具　奏並
繕錄舊志所載紀事一篇內與史傳不符之處逐一附識
於後恭呈　御覽合無仰懇
聖主一視之仁
勅下廷臣詳加考正分別諡旌仍准於該處建立專祠
將同時殉難官紳士民一體昭祀婦女袝祀祠中別室使
貞魂毅魄得顯姓氏於幽遐大節孤忠足資民苗之觀感
於邊方風化不無裨益臣為推廣　皇仁起見冒昧陳
請如蒙　俞允伏乞　皇上特頒　諭旨施行

續籌銅政疏乾隆四十一年　裴宗錫

貴州巡撫臣裴宗錫謹　奏為續陳辦理銅政事宜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在雲南查悉銅廠情形籌請廣爐增

價一摺欽奉
硃批此奏似有所見軍機大臣會同該
部詳議具奏欽此茲據准部咨議令該省撫藩等妥協辦
理並稱圖終務在慮始立法必底觀成該省産銅漸旺現
在俱有剩餘自必能供復爐之需其收四一分商銅帶鑄
取息亦必核計確有七萬餘兩之數並所獲息銀有無別
項需用及舊爐盡復後將來錢多或致價賤餘息不致虧
短必須及此時通盤籌畫方足以定章程而示久遠應請
勅下該署督圖思德會同裴宗錫無分彼此悉心確
核具奏以便核覆永行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行知到
臣伏查滇省辦銅鑄多而後息裕息裕而後價敷價敷而
後開採踴躍廠旺銅豐足供京外所需於不匱臣前通籌
大局縷陳愚昧之見仰蒙
聖明燭照
勅議准行
允宜籌畫周詳為觀成經久之計惟是調劑以冀其效固

在閩廣利源詳慎以needed其初尤須預防流弊如臣前奏懇
恩將上年議覆之大理臨安及新設之保山三局鑄
息賞給增價一項三處爐座多寡不同應各查明開鑄日
期截至本年正月計其得息之確數造報劃清此後乃可
按年取息年清年款以免牽混侵漁之弊其議請收回一
分通商之銅帶鑄取息除扣鉛工各費外不敷銅價應即
於息內補給但此項商銅盈縮本自不齊就遞年採辦歲
可獲銅一千二百餘萬觔計一分商銅約有一百二十餘
萬核息可獲銀七萬餘兩今既准收回帶鑄此後無復有
商銅之名惟當儘數報出嚴查在官隱瞞之弊自可按額
取息不致大有參差又各廠餘剩低銅一項零星涣散一
聞廣鑄局之議恐廠員爐户人等乘機盜賣亟應分遣幹
員據實查明確數封貯具册報以備撥用臣議以盡復舊爐

為限原須隨宜酌量除省城東川大理臨安保山五處現在設爐外餘如順寧廣西等處須通計銅斤之盈縮以定復爐之後先且其所撥之銅必各就相近之廠始使挽運而多節省目下應先儘各廠存積餘銅計其足供幾處復爐之需陸續辦理庶無窒碍鑄息以漸而裕則銅斤亦當以漸而增銅借以漸而增則廠欠亦當以漸而扣若不明定其數預示其期官民無所適從易以滋弊均應詳立章程斟酌盡善刊刻告示遍貼各廠使人皆踴躍急公而官役不得遂其尅減啓私之技再查錢局向來弊竇頗多或爐匠夾帶私鑄或官役暗行添卯或多攙鉛錫減鑄輕錢皆足以壞錢法而妨銅政宜加禁絶臣思目下銅雖豐旺豈容稍有滲漏而欲清私鑄之根源須先杜私銅之來路蓋局中所用之銅無非來自各廠若任其自行購買漫無

稽查即難免影射營私鑄多報少應令藩司就現議復爐之處擬定買銅之廠給以印照填明數目咨仿鹽引之例有照始准赴買如有逾數即屬私銅買者與賣者同罪庶廠無偷漏局少隱藏按卯鑄錢有數不難稽核凡此皆立法防弊之大端而經理尤以得人為要現在滇省各爐除省局向係臬司經管外餘皆各府自行辦理其中不乏明幹之員但利之所在眾趨如鶩保無官親幕友串通爐役作為奸偽飽橐分肥應責成該管道員不時巡察嚴密訪查其臨安府係迤南道所轄該道遠駐普洱且有邊防事務而糧道又在永昌軍需局辦事應將臨安府錢局就近責成鹽道查察如有前弊立即嚴揭請參務使鑄錢肅清所獲餘息盡皆歸齎院司提挈綱領酌盈劑虛隨時消息於其閒庶幾一二年後息充銅旺成效可期如至積錢過

多或於搭放兵餉外應支俸工役食或撥運楚粤以抵應
買銅觔另行隨宜妥辦當不至有價減息短之虞矣
　　請秋讞仍解省覆審疏乾隆四十一年高　晉
大學士仍留兩江總督臣高晉謹　奏為直省秋讞請仍
照例提犯審訊以昭慎重事竊查秋審大典為慎獄明刑
所繫向例各州縣將已經定擬人犯解赴省城督撫率同
臬司親提覆讞彙册具　題一面仍將人犯發回本屬監
禁聽候部文到日遵辦嗣於乾隆三十三年三月內經阿
思哈條奏各省秋審請按招册覆核停其提犯到省一摺
奉　　旨交刑部酌定條例經刑部議覆每歲審錄時令
本管道府巡歷所屬逐一審勘遇有獄成未孚臨時呼究
之犯即提齊另繕招册解送司院覆訊定擬遵行在案既
可省解犯之勞仍兼存錄囚之意立法未為不善惟是秋

獄不厭精詳覆勘宜歸核實伏查外省秋審各原案例由府道審轉經臬司督撫訊核具　題該道府多係本案承審之員難保其必不迴護即改委別屬亦不免徇官官相護之私是以案經司院鞫問成招該道府率皆遷就完事是迴護雖有專責而奉行徒屬具文就臣所知而言未定道府分勘之例以前各省平反之事原未嘗多見而秋審過堂時之呼冤申辯亦常有之案犯當前無難確核其疑似者既可藉以詳推而狡黠者仍無從冀以倖免雖未顯有申雪之事實隱示以欽恤之宜令自定例以來獄因從未聞有捐枉求伸道府並未見其另冊解訊臣所轄三省如此其餘諒亦相同雖獄情已成俱屬情真罪當而蠢頑之民或因不解省覆勘轉得藉口於冤抑無由上達以掩飾其自取之辜似非所以仰體　聖上矜恤民命之至

意臣欽聞我　皇上於各省秋審招冊進　呈時每案詳加　披覽隨處折角　覆閱再三始定應勾應緩輕重出入悉底於平雖虞廷協中之治無以踰此臣等外省問刑衙門知識粗淺若但憑招冊既未能盡得其情而道府審錄又未足信以為實庶幾案犯到堂察其辭色或可因以研求萬一即未必果有平反之事亦稍盡明允之心理合據實陳　奏請將道府巡歷覆勘之例停止嗣後秋審仍令各州縣解犯到省督撫率同在省藩臬司道逐案悉心訊鞫如有人犯在堂翻供者即查案虛衷推勘以定爰書不得稍有固執護非之見以期核實至起解人犯務令所屬文武員弁遴派妥幹兵役小心管押毋致疏虞如該管官不實力僉差沿途或有疏脫之事即照例嚴參分別從重治罪似於大典更覺周詳而讞獄益昭慎重矣

陳滇銅事宜疏乾隆四十二年　孫士毅

雲南布政使臣孫士毅謹　奏為敬陳銅廠應禁應辦事宜恭祈　睿鑒事竊臣仰沐　皇上天恩調任滇省藩司一切應行事件俱已稟商督撫逐漸清釐至銅廠一節於京外鼓鑄攸關尤應悉心查辦期於永遠無誤無廢庶幾遵循可久臣檢查檔案參酌情勢歷來奏定章程業已周詳而嚴杜滲之弊為經久之規尚有應行添議數條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廠員佔據嘈硐之弊宜禁也廠地露有引苗當官驗看屬實報明試採必須招集砂丁廣開嘈硐獲取礦砂即可煎煉成銅滇民多係廢貧當其開採之時需用飯食油炭或一二十家或三四十家攢湊出資始能開一嘈硐乃開從前竟有廠員探知某硐豐旺即令派管廠務之親友長

隨挾勢奪取自行雇丁攻採廠民壓於勢力不得不吞聲拱手讓之廠員或則投往他廠或則星散伏思廠民竭數十家之骨血纔獲一豐旺礦硐全賴交納銅斤承領工本藉以養贍身家一旦為廠員倚勢奪取情殊可憫且廠民倘有偷漏尚恃有廠員彈壓稽查知所儆畏若廠員自行估攬則私賣漁利竟得肆其侵貪何所顧忌況更加以經手之親友長隨層層剝削交官之數必至有絀無盈為銅政大害 臣 現在通飭嚴查毋許仍蹈舊習然未明定禁例恐不免日久弊滋應請嗣後永行禁革如敢踵行故習立將該廠員嚴揭請參從重治罪並管轄該廠之道府亦請以瞻徇失察分別處分

一廠地炭薪宜及早籌備也查滇省廠地有因攻採日久漸至硐老山空亦即有新開豐旺子廠堪供京外各運無

實缺之惟銅砂出礦必需炭薪煎煉近已漸取漸遠竟有待給於數百里之外者從此由數百里而至千里炭薪價值必致數倍於前所有銅斤工本勢將逐漸加增若照常給價則窮民力難賠墊久之憲易散去若一概官為加直不獨　國家經費有常未可輕議而銅本日增加以運腳繁重合計京外各局鼓鑄成本恐致有虧亦非所以計久遠臣愚惟有於附近廠地各山場查係官地則亟應地方官廣栽易生之樹該管知府按季勘查果能種無隙地即詳明督撫量予記功倘未能實力奉行初則記過繼則議處自必知所懲勸官地所產柴薪照民間現行價值酌減十分之一出示曉諭聽各廠礦長赴山判買分給砂丁地方官即將價值循環補種亦屬有盈無絀如查係民山即出示勸導諭以多栽樹木則落實取材使於生計且炭薪

售與廠地視尋常價值較優於民間日用更為有益滇民
雖屬無知既利身家諒所樂從地方官仍隨時查察擇其
種植密茂之區量為獎賞當必益加踴躍再臣訪查民間
不肯栽種樹木實因易遭偷伐當官不為查禁是以情願
曠廢山場今若地方官嚴為飭禁並令營汛弁兵一體巡
查遇有偷樹稟報立予懲治則偷伐既少種植自多炭薪
漸裕銅本可永無加增之慮雖十年樹木緩不濟急而三
年求艾事尚可為似於辦理廠務最為緊要

一廠欠恃鑄息歸補究非久圖宜通盤籌畫也廠民攻採
銅砂必須廠員預放工本接濟油米而砂丁人數衆多花
消濫用以及物故逃亡自所難免是廠欠一項按之情勢
實不能保其必無查乾隆三十七年以來每放工本百兩
扣存市平銀一兩抵完廠欠此係專指無着之戶而言每

年所扣六七千兩約可歸補此外通省廠欠除追繳外為數斷不止此即如三十八年查辦湯丹等廠積欠至十三萬兩有零四十年查辦通省廠欠又續有十七萬餘兩之多此其明驗雖經歷任督撫設法完項請以滇省各局鑄息分年歸補但思鑄息一項本係各局鼓鑄錢文應歸之利自應歸入正項充撥今乃以二三十萬有用之帑金為各廠彌補零星積欠實為可惜且從此年復一年勢必仍將鑄息為完繳廠欠之用久之由數十萬以至數百餘萬糜費終無底止伏查從前奏案以廠欠一項砂丁既無力完繳責令廠員賠補又恐嗣後以經手為累預留地步轉致過於拘滯有碍銅政是以乾隆二十三四年間滇省辦理積欠係於各廠欠戶下每發銅本百斤扣銀四錢無欠之戶每發銅本百斤扣銀二錢不數年內遂爾清項以廠

民之和欵完廠民之積欠於理似屬可行應請 旨勅
部查議歷來辦理廠欠如此最為妥善另行酌定章程奏
准飭知期於無虧鑄息而廠欠仍復有著庶可永遠遵行
一請令銅色較高廠地改煎京運作為瀘店底銅以便源
源接濟也查滇省京運遲延總由瀘店底銅並無存積必
俟以本年所獲之銅供本年之撥運即使廠銅並無不足
而一遇水程守風淺阻陸路雨雪泥濘人力難施即於濟
兑有妨雖經前撫臣訥穆親前督臣彰保均有幹撥一二
百萬斤運貯瀘店之請迄今已歷數年仍屬空言無補緣
滇省撥運京銅之廠本屬無多每年額運正銅時實不能
依限若於正額之外再令兼辦底銅其勢似有萬難現在
奉到部文准令將掛欠等銅分年緩解並將停裁爐卯餘
出銅斤為瀘店底銅之用勘酌已極周備但取給於正額

之內趕辦未免周章不知廣求於各廠之中籌備較為寬裕查現在撥供外省採買及本省鼓鑄廠分獲銅豐旺計數尚屬有餘其間亦儘有成色較高可以改煎京運者即如寧臺一廠向供本省局鑄近已 奏定酌令改煎京銅七十餘萬斤此外成色較高尚有數廠應請行令試煎蟹殼紫板每樣三塊鏨列廠名附京運之便解部存驗候部驗明行知准令改煎仍於銅面鏨明某廠字樣運交瀘店作為底銅將來此項銅斤運京部中即取原存樣銅比較如果一例可用收局鼓鑄否則駁回將廠運各員照例議處如此則籌辦底銅係於正額無虧雖不能驟有一二百萬斤趕赴瀘店而積少成多俱歸實在庶水次抵兌有資而京運可以無誤矣

大學士管雲貴總督臣李侍堯跪　奏為緬甸邊務未結
敬陳一得之愚仰祈　聖裁事竊臣前蒙　恩命調
任雲貴總督因圖思德前稱得曾緬貢象還人其說中變
屢次欽奉　諭旨命臣與阿桂相機辦理業將大概情
形及急切未得把握緣由先後奏陳　聖鑒伏查緬甸
自乾隆三十四年　大兵圍老官屯懵駁勢窮力蹙情
願納貢還人籲請罷兵我　皇上如天好生憫念地處
烟瘴恐士卒多傷　特恩寬宥詎蠻酋狡詐頓悔前言
並將遣往檄催之員遮留不放歷今八年之久總未悔罪
輸誠每以說詞欺誑藉此窺我動靜已非一次反覆夷情
未不足信上年冬間前署督臣圖思德等不加細察上達
宸聰其實人象並不到關差人詢問百計支吾其情
甚為可惡查從前定議閉關禁市絕其資生之路原屬制

緬要策現在該酋來稟亦曾籲懇開關然使生計果真窘迫自當力圖完局因何屢有變更兹臣留心察訪緬地物産棉花最多次則碧霞璽翡翠玉其仰給於內地者不過綢緞貢絲鐵針之類近年以來彼處玉石等物雲南廣東二省售賣頗多皆由內地每差土人擺夷出關採偵盤查兵役因見官差要務於隨身行李搜檢未嚴夾帶私走勢所不免究之偵探者止在野人地界摭拾無稽不但不能得彼真情轉將內地信息從而洩漏至於棉花一項臣在粵省時見近年外洋港脚船隻進口全載棉花迨至出口回帆又止買帶些須白糖白礬船多稅少頗累行商臣與監督德魁嚴行飭諭嗣後倘再混裝棉花入口不許交易定將原船押逐在案外洋海道各國皆通臣初不知緬地多産棉花今到滇後聞緬匪之要共羊翁等處為洋船收

泊交易之所以臣在粤所見核之在滇所聞緬地棉花悉
從海道帶運似滇省閉關禁市有名無實究不足以制緬
匪之命且邊年鎮將大員帶兵數千駐守非惟不成事體
而此局一日不完一日上煩
宸慮臣忝任封疆受
恩深重目擊心憂思維再四急欲籌辦尚無機會就臣
愚見惟有以夷攻夷之法查暹羅前為緬匪破時值
天朝加兵僅掠子女玉帛而回置土地人民於不顧旋有
暹羅頭目鄭昭者收合餘衆欲為故主復讎始而稟臣轉
求
大皇帝恩賞封號經臣曉以大義　奏明檄覆繼
則以情願合擊緬匪願懇示期為請嘗以青霾所獲之滇
都燕達及男婦人等來獻臣於乾隆三十八年入覲
時仰蒙
聖明詢及面奉　諭旨外夷原可不必深
求即如安南本係陳姓後歸莫姓現又係黎姓如鄭昭再

有稟乞恩汝可酌量只管具奏欽此近年鄭昭復將緬匪所留內地兵民節次送回並稱連歲攻擊緬匪軍火缺乏求買硫磺鐵鍋頗見小心恭順歷經臣奏明仍作己意准其買回並予獎勵藉覘其心惟冀仰邀 大皇帝施恩封賞俾主國事臣從前疑其或與暹羅舊部別搆釁端謬思依仗 天威巧圖懾服即與緬讐殺亦無目覩之人保非揑詞欺誑是以遲遲不為具 奏現閱數年之久暹羅舊部未聞自相攻殺可見詔氏無人羣心已附上年送回騰越州民楊朝品等所供誘殺緬匪多人現詢通事寸博學等供亦相同且海道商賈傳言鄭昭漢子甚好竟是緬匪勁敵而近日得魯蘊之詭詞欵關又焉知不因鄭昭之故慮及 天朝加兵故為此延緩之計印證參觀似一機會可否 勅下兩廣督臣作為己意檄詢鄭昭謂詔

氏雖已無子孫而天朝原頒勅印現在是否存失微露其意鄭昭自必乞恩求封俟其禀到據情轉奏仰懇皇上施恩錫封仍諭以務必躬除緬賊為伊故主復讐方足俯愜輿情承受天寵伊得有天朝符命更易號召隣番努力殺賊雖未必能縛渠獻馘而緬匪頻年疲於攻戰滇省惟在嚴禁邊關不容偷越并不令土人玀夷等往探消息示以不測俟其困頓揚言大兵進勦彼時懼腹背受敵搖尾乞憐人象到關准其納款亦可藉完此局側擊旁敲似足以備一策且與臣等在滇籌辦機宜亦屬並行不悖伏讀前奉諭旨有偏方治病之喻臣愚昧之見計籌及此商之阿桂云亦是辦理之一法謹繕摺具奏是否可行伏乞皇上聖裁

皇清奏議卷六十二

籌滇省減撤邊防疏乾隆四十三年　李侍堯

大學士仍管雲貴總督昭信伯臣李侍堯跪　奏為奏請裁減防兵酌籌善後事宜仰乞
聖鑒事竊查永昌普洱等府屬界連緬匪每歲冬初於附近鎮協標營內派兵五千五百名在於張鳳街三臺山九龍江等處防守春季撤回不獨兵數過多往來徒滋繁費其實幺麽小醜內顧不暇數年來撤防之後從無敢近邊界之事揆度邊情實不値如此辦理臣上年擬於騰越以外戶撤等處設立營汛常川駐兵為一勞永逸之計曾經恭摺奏　聞復於在騰越時與提臣海祿按閱隘輿圖面相商榷將何處可以設汛安營何處可以聯絡照應令其於巡查之便一一察勘得實以便核辦嗣據海祿親歷各關隘相度形勢札

覆前來臣細加酌核戶撒逼近鐵壁東西各關隘道路雖屬適中但設汛駐兵須有室家可戀方可堅其保聚之心而戶撒本無內地居民三四十里即係野人波龍阿昌地方若令兵丁移眷居住該處地在萬山之內信息紓阻難通勢不得不派令兵丁遠赴各邊隘常川偵緝婦女在彼不免往來樵汲野夷逼處情性難馴轉恐其中滋事況既令兵眷駐守則官署兵房倉廒以及築立土城均須預為籌辦伏思騰越重鎮已足控制全邊嗣又展拓營汛及於南甸關門鎖鑰此為極邊一俟緬匪悔罪投誠則分防汛兵終須撤歸本哨此項營造工程目前既涉張皇日後徒成虛擲臣再三籌度現在切要機宜惟不使緬匪覺我撤防頓忘其恐懼乞憐之意故兵數不妨大減而防守不可盡除查南甸東南一百六十餘里為杉木籠距虎踞關一

百四十里直達張鳳街通天馬實為騰越州以外左臂南
甸西南一百餘里則為千崖距銅壁一百數十里距巨石
萬仞均九十里距神護二百餘里實為各該處關隘咽喉
今擬於杉木籠設一大汛駐兵五百名於騰越鎮標存城
兵二千名內派撥再於千崖設一小汛駐兵二百名於騰
越分駐南甸左營一千兵內派撥各令本營員弁按年輪
替帶往駐劄則東西兩路均可接應防守益為嚴密至查
禁關隘出入最為緊要若將來減防後不於奸民私販處
所逐層布置加意巡邏恐日久懈弛即起奸民偷越之漸
臣酌擬於杉木籠汛內派兵二百五十名分布虎踞鐵壁
等關及隴川邦中山張鳳街蠻墩卡腊撒尾等處於千崖
汛內撥兵一百名分布銅壁巨石萬仞等關蓋達猛墻太
平街等處嚴查出入遇雨水連綿關隘斷難行走即撤回

本營差採以避盛瘴其各關隘撫彝土把總通事帶領
手土練分路協查請仍其舊又聲息相通必資塘遞南甸
以外向設五塘每塘安兵三名至十五名不等兵數既參
差不一程途亦遠近不均今查南甸至沙沖口二十里爲
東西總滙應增設一塘安兵十名沙沖以來至隴川舊有
四塘應增一塘沙沖口以西舊止一塘應於干崖一路增
設兩塘户撒一路增設兩塘各安兵五名凡遇一切文報
隴川干崖户撒以内俱令塘汛馳遞隴川干崖户撒以外
俱令土練馳遞至龍陵祇通緬匪木邦一路該協額設兵
一千五百名足資防守龍陵以南一百四十里爲三臺山
近接遮放遠達宛頂地方最爲扼要擬於此設一小汛於
龍陵存營兵内挑選一百名令守備千總等員帶往駐劄
又於此一百名内撥出五十名分布戞中弄奥遮帽猛戞

等處率同土練嚴查出入遇雨水瘴發仍行撤回本營差
操並責成各該營弁員不時稽察倘有內地奸民偷漏等
獘按例嚴叅其總兵副將每年春秋赴張鳳街三臺山等
處巡查二次提臣每年於巡閱之便赴各邊隘查察一次
臣亦於每年冬間酌量 奏明親赴騰越邊外巡查一次
以防玩愒如此營汛鼎峙塘堡星羅聲氣相聯首尾相應
雖有減防之實並不露撤防之形於備匪查奸似已周備
至普洱九龍江外去緬匪本遠中間不過孟艮孟勇諸野
夷錯集居處自土司刁紹文懦弱潛逃致煩設營駐守仍
每歲派兵協防上年蒙 皇上恩准裁撤普安營復設
宣慰土司令刁士宛住居小孟養自領所屬土練巡防臣
到普細加查看刁士宛頗知感奮現在伊父刁紹文亦已
投回江內夷衆相安查普洱重鎮駐兵二千堂戶已屬森

嚴思茅專營駐兵五百又新築外城增入普安營兵二百
餘名垣墉益加壯固該土司但須督率十三版納互相保
守可為沿江一帶藩籬每年責令思茅遊擊實力操防至
秋末春初該鎮親赴思茅等處查閱二次分遣弁兵在於
各渡口嚴密週巡并查閱該土司等果否勤勉量加董勸
江內江外可期安帖毋庸每歲出防以省冗費又順寧一
路因滾弄江外直接木邦每年出防時亦派兵四百在緬
寧駐守查順寧營額兵一千除分防雲州等處二百餘名
外存城尚有八百而緬寧亦本有永順協右營守備帶兵
三百名常駐今擬於順寧營再撥把總一員外委一員帶
兵一百名分駐緬寧歸入永順協右營守備管領操防可
免每歲派撥之煩臣因滇省邊境安靜頻歲出防未免虛
糜謹悉心體察通盤籌議先將辦理章程繪圖貼說繕摺

具奏如蒙　聖慈俯允即於今秋出防之時將騰越
龍陵兵數量為酌減其普洱順寧等處今秋即可無事出
防俟臣回任之日即將各處應辦事宜次第密為部署條
晰陳　奏明春一屆撤防不事張皇兩分布已定細匪既
無從窺測端倪內地亦從此益昭鎮靜善後規模庶可經
久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施行

酌收買餘鹽事宜疏乾隆四十三年　伊齡阿

兩淮鹽政臣伊齡阿謹　奏為遵　旨籌辦老少餘鹽
以肅鹺政仰祈　聖鑒事竊臣荷蒙　恩命調任兩
淮鹽政欽奉　上諭查辦老少餘鹽一事實為鹽務緊
要關鍵全在鹽政辦理得法則弊源自可肅清昨接高晉
等會議覆奏之摺已交該部定議伊齡阿即將應辦事宜
實力妥辦酌定章程俟接到部覆先將籌辦情形專摺具

奏等因欽此欽遵臣到任後詳查案卷伏讀節次奉到
諭旨仰見　聖訓周詳　睿裁深遠以私梟囤積
悉由影射餘鹽與其存此例以滋弊不若去此例以防奸
正本清源無過於此又令所出餘鹽酌量情形官為收買
核其餘利散給貧民使挑負之衆仍免向隅而場竈所餘
亦無狼籍　聖恩浩蕩矜䘏彌周臣感激之下益知有
所遵循況蒙　皇上簡調鹽政首以此事飭令籌辦臣
敢不殫竭愚誠實力經理伏思私販之不絕總由於産鹽
之有餘使場灶所出之鹽並無溢額配引之外悉令歸公
則奸民無從興販而閭閻自俱為引地矣但向來煎鹽之
灶有稽查火伏之例晒鹽之池亦有磚塊丈尺之限立法
原自周詳緣有老少餘鹽藉名隱混於是附近場灶之州
縣片引不行而私販之徒益加充斥至向來緝私之法文

武兵役俱有責成又有特委之員懲奬之吏奈日久因循視為泛常甚至鹽城縣私梟拒捕案內有王三等代為說合販賣之事則將來巡緝稽查之道亦不可不切實講求以遏其漸至若立引合商開設官店繳納餘利散給貧民自屬政體辦理較易但須商灶不致偏枯吏胥無從中飽則流弊自除可期淨盡臣日夕思維並延訪輿論酌定章程約舉數條敬為我

聖主陳之

一煎鹽之盤鐅宜清火伏宜嚴也查向來各場灶盤鐅原有定數設遇增減必加冊報臣前任鹽政時於各場每季所送增減盤鐅文冊留心查看大率前後不侔而一年產鹽總數與盤鐅定額有無缺溢亦並不於年終比較申報無憑考核當即行令運使轉飭各分司場員徹底清查分晰盤鐅之原額以及增減各數按季確實造報並於年底

將一年產鹽總數報查當時各屬遵行辦理漸有稽核今仍督同運使嚴飭各屬按季確報但定例不可不嚴而遇犯尤宜懲儆現在特委誠實勤幹之員赴場按册抽查如有私自增添之盤鐵與册不符即眼同毀棄並將私增之灶户漏報之場官分别究治至火伏與盤鐵相為表裏向來每場每歲俱有定額每一火伏出鹽若干亦有定數又設立灶頭灶長往來稽查火伏適時鹽斤缺溢均可隨時驗究今並令運使嚴飭各屬將灶頭灶長甄别揀選充當由運使給發循環印簿令場官將户煎出鹽數目按日登寫分上下半月送核則火伏日期與盤鐵可以層層比較倘該分司大使視為具文查辦不實一經察出即行分别条處頭長煎丁照販私例治罪務使灶鹽纖悉歸官永杜私煎自可無虞偷漏

一晒鹽池面應一併嚴查也查淮北海州分司所屬三場俱係晒鹽向來鹽池俱有定額所鋪池磚以及池面大小亦例有塊數丈尺不許私自增添近有奸丁展寬池面暗增磚塊且偷挖土池私晒漁利於是淮北之鹽亦漫無稽考臣現在嚴飭分司場員等逐一履勘倘有額外私添之池立即平毀池面磚塊不如式者並督令一律改正造册報查至所出鹽觔視天時為旺歉亦照淮南查辦之法發給循環簿按月具報即遇旺產之年亦必盡數飭商收買以備撥補歉年之用不得稍有留餘以資私販

一巡緝私販必須實力整頓也查各州縣文武兵捕分防要卡節次增添已屬周密緝私失察官役處分定例亦未嘗不嚴而私梟未盡淨者蓋人冗而無專責則庸才俱可濫竽事出而後懲之則苟且以圖倖免也今既永禁餘鹽

另設官引則不必僅以緝獲人鹽為殿最但須以銷引多寡為課程且現在咨商督撫將各州縣所設卡巡徹底清查巡役人等裁其冗濫責成牧令及佐雜之帶鹽務者分段管理每縣之引不銷即某卡之私不絕俱可按籍而稽分上下半年查報其銷引如額及有增添者予以獎賞議敘若銷不如額及缺引過多者官則記過叅處役則責革嚴懲如此分別辦理則有緝私之責者皆以銷引為己任視前之官引隔膜有名無實較為得力然文武大小雖俱有考成總以知府牧令為重更祈
皇上明勅督撫於新設引地各州縣合力整頓其有應行調劑疏引之法隨時詳稟核辦庶幾靖私之關鍵不分而梟販之源流亦可並絕矣

一設立官引不宜過多務在據實行銷也查淮南北附近

場灶州縣向食餘鹽未行片引惟贛榆一縣僅設六引後以壅滯不行復奏請三百引融綱茲蒙皇上訓諭高晉等覆行籌議奏請查明現在滋生戶口歲需食鹽增設餘引已據各州縣陸續册報戶口在案臣查閱之餘再三籌度濱海居民半多貧窶計口授食勢有難行若按戶口每縣驟增多引商人慮及賠累不肯承充州縣勤擲墮銷歲干叅處及至扞格難行又思變計殊屬不成事體臣愚見請將淮南之通州泰州東臺與化如皋阜甯鹽城淮北之海州安東等九州縣俱改為食鹽口岸量為酌增引額至淮北邳州山陽等八州縣向係食鹽口岸應銷引共二萬六千七百有奇後以壅滯經前鹽政尤拔世奏請一半融綱一半運食蒙特恩允准在案該州縣地廣民稠戶口較為繁盛且同屬食岸益可通融應請將各場灶所

有餘鹽與通泰等九州縣一體籌辦量為增引撥給銷售每縣僉派殷商一名令妥協辦理不得稍有推諉其應課銀即照淮北食鹽例每引完納八錢四分零免其雜費如此畧為調劑則額引無煩多設餘鹽立可分銷商人成本既輕閭閻亦無食貴之虞將來私鹽永杜官引暢銷則邳州等八州縣融綱之舊額可還即通泰等九州縣之餘鹽亦無難盡數收回再行添引統俟試行二三年後有無成效據實奏

聞其老少貧民現據各州縣報稱五六十名至一二百名不等臣請即以該商報納正引錢糧內每州縣酌撥銀兩令按季按名均勻散給以資養贍臨期報明督撫鹽政查考不得令吏胥從中侵漁總以銀有定數人無定額俾得永遠均沾實惠庶可仰副

聖主愛養窮黎之至意

一灶戶必須加意體恤而民間食鹽亦不得驟為增價也查海濱貧灶別無生計俯仰之資惟賴於鹽煎鹽之場蕩草蕩歉價有低昂曬鹽之場守候陰晴亦復不易豈容抑勒賤賣令其虧本但綱鹽買價本亦不輕挑負買鹽並無貴值惟停運之時綱商未能隨時收買不若挑負之衆晨夕往來任意交易故以為便今令飭商收買餘鹽惟應確查工本之數量其年歲之豐歉按依時價源源收買在灶戶與賣給挑負無異不使妄報售私在人亦止照挑負買鹽之價不致甚貴庶商灶兩得其平而民間食鹽亦與挑負之舊值約畧核定不得因捐增引目而驟昂其值見現飭各分司督同場官於煎曬鹽斤之場將灶戶等逐一核明酌定時價隨同循環簿另文報查其新設食岸各州縣即飭認商就地照價售賣即至各商停運之候正值灶戶貧

乏之時亦必儘數收買盡令歸坦倘鹽斤旺產商力有限
令其據實呈明臣即飭運使撥借庫項以資商本將所收
鹽斤另行存貯以備提綱濟歉之需務使交易公平灶戶
有鹽即售不得稍有留餘商人照本轉輸亦不得遏於抬
價則上下相安行之可久倘該場員有袒商抑灶短估時
價該灶戶有隱匿餘鹽別圖銷售情事一經發覺並即嚴
參究治庶官無曠職民知畏法場灶可免漏私之弊閭閻
亦不致食貴之虞矣以上數條謹就臣愚見所及悉心籌
畫今於六月十九日接准督臣高晉等籌畫餘鹽一摺部
覆理合遵　旨將臣籌辦緣由先行據實奏　聞仰邀
天鑒其嚴飭文武官弁實力巡緝應如何嚴定責
成及撥給各州縣養贍老少貧民銀兩數目增添引數多
寡統俟會同督撫河臣逐一詳細酌核定擬再行覆　奏

請予元聖後裔五經博士疏乾隆四十三年　畢沅

陝西巡撫臣畢沅跪　奏為仰懇　聖主加恩　元聖後裔以光　盛典事恭照　元聖周公墓在今陝西咸陽縣北章原之上　文王陵東臣嘗因公務經行躬親展謁飭屬清釐封域禁止樵采並為查詢宗譜咨訪後裔現有姬姓奉祀生一人守塋薦奉　文武成康四王陵祀臣謹按周公世子伯禽就封於魯世為魯公其在成周者代為王卿士食采於畿內經周之世不絕後亡於秦至漢元鼎時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嗣後或爵為侯或爵為公世傳不替唐初詔立周公廟於國學仍博採其後加以爵秩歷代追崇之典載在史冊自元以後封爵既廢而不舉其子孫漸至式微臣伏考周公與孔子並稱先聖古者立學必釋奠於先聖漢儒以為若孔子周公是也東

漢永平二年詔郡縣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唐武德七年詔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之貞觀二年改定孔子為先聖永徽元年復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迨顯慶二年議別祀周公於是學校始專祀孔子宋大中祥符元年追謚周公為文憲王孔子為文宣王亦與孔子同其褒贈伏思歷聖相傳之道統自周公承之官禮制作開帝王太平之基爻象演辭闡羲聖精微之蘊所謂功在生民澤及萬世者也　聖朝右文重道加意表章若　先師孔子大宗小宗以及四配十哲關閩濂洛諸儒後裔皆有世襲之職至伯禽少子之食采于東野者為東野氏已於康熙年間仰邀　聖祖仁皇帝加恩賜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今咸陽為　元聖祠墓所在宗支單弱雖有奉祀生之名實與齊民無異我　皇上綏猷典學懋脩道統於前

聖之典靡不超越前古埀型百代臣奉職西秦仰止碩膚之德業目覩聖裔之式微似留此闕遺以待聖明之褒顯不揣冒昧恭懇皇上加恩准將咸陽奉祀姬姓派子孫照曲阜東野氏之例添設翰林院五經博士一員予以世襲俾永承元聖周公及文武成康四王之陵祀則熙朝崇道之盛典與日月共炳輝光聖主延賞之隆恩偕覆載同其高厚矣

請停送案犯畫押供單疏乾隆四十三年 高晉

太子太傅內大臣仍留兩江總督統理河務臣高晉謹奏為請停案犯畫押原供中詳督撫送部之例仰祈聖鑒事竊照州縣辦理命盜案件於犯證到案時詳審明確即錄敘初供通詳聽候上司察核批示再行覆審定擬備取供單由府司逐層覆勘詳經督撫親訊將該州縣原

審各供全叙入疏具　題並備揭帖詳載供詞送部查核此歷來辦理之成例相沿已久至犯人雖有當堂畫押之原供向惟存於州縣卷内從不隨詳附送嗣於乾隆四十一年八月内經兵部侍郎高樸以送部揭帖中雖將供情詳細錄叙而案犯當堂畫押之原供向例俱不咨送州縣中往往逞私删改諱捏多端且恐愚民犯案不思孽由自作反以改供藉口妄生揣測因而越訴上司甚至赴京控告請將案犯畫押原供一併申送上司審轉隨案咨部則承審官不敢遷就案情罪人亦不敢妄思狡展府司覆審之時易於得情定案吏不多費駁查倘州縣因有申送原供之例有心删改抑勒畫押一經究出即據實揭參等因經部議准通行在案且查犯人到案原供行令隨時送部固為慎重讞獄惟是外省辦理命盜等件必須於詳册内

查核通案犯證之供詞以衍案情之虛實非僅以要犯一二人之供情即可輕信而遽定爰書誠以州縣之賢愚不一案情之變幻無窮每因案涉疑難或關承緝条處混拏無辜刑逼妄承甚且串供栽贓以實其事更或狡猾之徒頑嚚頂兇在在多有是畫押之原供本不足憑故有甫經錄供通報察其情節支離即須委員確查者並有已經定擬招解一經上司提審通案全翻者更有審擬具題經部指駁究出別情者是案犯初供均難盡信全在問刑各官悉心體察推勘入微則情罪自歸允當州縣果有濫刑鍛鍊改供捏詳情弊原應據實嚴条並不因其無畫押之原供遂致無憑稽核也若必慮及州縣之删改諱捏罪犯之捏詞狡翻而以要犯畫供送部爲憑則命案重犯大半皆屬愚民併有不識字者縱使官吏違私删改令其畫押

彼亦不能細閱情節且現在查察畫押供單悉與招詳符
合似不過於審定成招之後書吏照依詳內所敘口供另
錄一紙給與犯人或畫一花押或畫一十字或圖一圓圈
甚有代為畫押隨詳附送洵屬無益之具文不足為定案
之確據更恐上司見識拘泥因有畫押供單送驗輒即深
信不疑或圖附和原供雖邀被累之人極口呼冤亦不虛
衷推鞫則嚴刑逼認草率轉詳轉致不能昭雪臣仰體
聖主明慎用刑至意未敢因部臣議准通行即不據實
陳奏應請將要犯畫押供單中送上司審轉隨案送部之
例停止仍責成督撫大吏董率司府於命盜重案隨時加
意體察反覆推求稍有可疑即徹底究明期於無枉無縱
倘州縣一時疏忽不能審出真情或係另有規避任意鍛
鍊刪改供招即分別參辦亦不必多設規條而讞獄仍歸

詳慎矣

議增苗疆屯防疏乾隆四十四年　裴宗錫

貴州廵撫臣裴宗錫謹奏為苗疆巨箐備慮宜周籌請寓防於屯以靖邊隅而裕軍實仰祈聖鑒事竊照黔省古州一帶均係新闢苗疆乾隆元年酌議善後事宜業經內遵奉諭旨安設屯軍分隸九衛管轄農田而外兼事操防備禦之規足垂永久其間有著名牛皮大箐者綿長數百餘里東連八寨南接丹江西通古州清江台拱北枕都江橫亘於新疆六廳之地山深林密人跡罕經從前光苗肆惡會兵攻勦賴多竄入潛藏協力窮搜始併不遺餘孽其為深險早達宸聰乃伊時列屯置軍僅在各廳腹地獨此牛皮大箐未經辦及雖四十餘年以來承平無事但苗疆重地非可因現在寧靜而稍存息忽臣思安

屯以養軍設防以固守本是撫馭苗疆良法倘該箐有平曠土地可以開墾成田計將寓防於屯斯為周備祇緣苗性多疑措處失當轉滋驚擾必須慎重圖維方可見之施行臣於去冬巡閱營伍涉歷下游躬自體察並復面諭護貴東道事黎平府知府吳光廷親詣詳勘旋據該護道勘明該箐並無苗居寨落四面皆崇岡複嶺嵐霧迷漫滿箐竹木叢雜陰翳峭寒攀援登陟盡係鳥道羊腸欲求坦壤可墾者甚少惟盤曲而上至半腰以南名曰雷公地係丹江廳所屬地勢平衍兼有泉水流注芟其叢莽約可墾田四五百畝又雷公地以下有歐收勇荒舊箐二處亦有畸零平地約可墾田三四百畝臣查該箐延袤數百里形勢不為不廣其可墾之區尚不及千畝若就地利起見棄之亦無所惜第念山箐深險闢野開荒之利雖不足而藏奸

匪匪之害則有餘杜漸防微端在平日況積歲滋久原設
各衛屯軍生齒增繁額設田畝每實不敷耕食今既有可
墾平原應令附近之襄成等堡屯軍派撥子姪人等赴箐
認段試墾責成丹江廳給照記檔仍委衛弁輪流前往稽
查督辦毋許外來流匪竄入滋事其牛具籽種屯軍本有
屯田尚能自備毋庸官為接濟俟其子姪墾種成熟之後
各就認墾坵段劃界分管即在該處另立屯堡以資防守
所需建蓋房屋箐內叢雜竹木儘數伐用無事他求統容
試墾有效再將一切事宜次第辦理再查現議開墾之箐
外相距四十餘里有雞講一汛係丹江營分駐守備千總
把總各一員外委二員帶兵二百名在汛巡防但其地離
汛較遠鞭長莫及應請於該汛抽撥千總一員兵丁五十
名擇箐內適中之地設卡駐守另為一汛俾與箐外各屯

汛互相控制聲勢更為聯絡如蒙　俞允其應建汛署兵房即取箐内竹木為料需給工價將雜講汛抽撥弁兵餘出房屋酌量裁變抵給湊用或有不敷亦易於籌辦如此因地制宜則苗疆防範愈昭周密而屯軍生計益臻饒裕是亦一舉而兩得其濟也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理合摺具奏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

陳新疆事宜疏乾隆四十五年　索諾穆策凌

奉天將軍臣索諾穆策凌謹　奏為敬陳新疆地方情形籌請改添事宜伏祈　聖訓事竊查烏魯木齊所屬地方延袤三千餘里地土肥沃十餘年來蒙　聖主訓示改設道府州縣安駐眷兵戶民三萬餘戶城郭村墟無殊內地仰賴　聖主鴻庥雨暘時若二十餘年俱獲豐收內地民人聞風爭聚是以逐年益增繁庶現在地方情

形今昔不同所有應行酌量改添事宜謹就巨愚昧之見
敬擬六條恭摺具奏伏祈 聖主睿鑒訓示施行
一庫爾喀喇烏蘇地處烏魯木齊之西相距八站該處駐
劄辦事大臣一員管理精河並策楞勤克游牧事務且有
屯田差兵地內並未設立文職所有地方放支一切向由
烏魯木齊効力廢員內揀派管理近年以來該處商民已
多事務日繁倉庫地方究非廢員所宜管理臣管見請於
內地簡僻同知內酌裁一員移駐庫爾喀喇烏蘇作為額
缺管理地方倉庫一切事件方於公務有益再精河倉糧
以及地方事務向由內地佐雜派往管理五年更換今烏
魯木齊庫爾喀喇烏蘇既改為額缺所有精河管糧雜職
亦請改為額缺管理主簿一缺歸於庫爾喀喇烏蘇同知
管轄如此辦理公務得收實效政體均歸畫一矣

一濟木薩地方為迪化州屬入境首站路當孔道初闢之時僅設巡檢一員嗣因該處兵民漸多事務日繁乾隆四十年經臣具　奏將巡檢改為縣丞至今雖甫四年但該處地當衝要田土肥沃為迪化一屬最盛之區現住戶民二千三百餘戶駐劄參將一員眷兵千名不惟往來差務紛繁而且命盜戶婚事件日益增繁該處相距縣城二百三十餘里辦理一切實多掣肘今昔情形既有不同若仍設縣丞一員實覺不能彈壓臣謹按現在情形悉心酌議請將濟木薩縣丞改設知縣一員體制既屬相符而彈壓辦理亦不致竭蹶矣

一古城地方駐劄攜眷滿洲官兵一千餘員名凡遇旗民交涉事件例應理事通判查辦乾隆四十年安駐之始臣查得奇臺縣屬事務尚屬無多是以　奏准即將奇臺一

縣定為滿缺兼管古城理事通判事務以省繁費但查古
城地當烏里素臺巴里坤伊犁各處來往衝途甚為緊要
地土肥沃邇年以來商民增至一千餘戶事務日繁今昔
情形迥不相同且古城距縣九十餘里設遇命盜重案誠
恐奇臺一縣不能兼顧於事無益臣籌酌請於古城添設
理事通判一員承辦旗民交涉事宜其奇臺縣一缺仍行
滿漢兼用專辦地方事件如此辦理責成既專公務可無
歧誤矣
一綏來縣屬之土古里克為綏來景化二城適古之地田
多水足戶民爭聚業已環居三百餘戶現在陸續增添奸
良不一鼠竊鬬毆日所常有該處距城窵遠稽查難周臣
酌擬請於土古里克添設巡檢一員彈壓管理庶於地方
得有裨益矣

一迪化州相距土魯番五百餘里其間並未安設營屯地曠人稀形勢未能聯絡且適中之地為哈喇巴爾噶遜山口南通回疆西通伊犁塔爾巴哈臺各處土爾扈特游牧甚為險要往來絡繹稽查必須嚴密應於該處駐劄眷兵方為有益臣查得烏魯木齊現有內地派往聽差隻身兵丁六百餘名五年班滿即應更換臣酌於各項差使內節省通融抽撥三百名揀派守備千把管領前赴哈喇巴爾噶遜駐劄巡守即令該弁帶領此項兵丁隨時帶築堡房俟此項差兵六百餘名班滿之時由內地簡僻營分酌裁守備千總等官并眷兵三百名前往該處駐守巡防所有原派隻身兵丁六百名全行撤回毋庸更換如此辦理既省差兵換班之煩且要隘嚴密聲勢亦覺聯絡矣以上數條臣愚昧所及謹就地方情形酌擬如蒙

俞允所有

未盡一切事宜臣會同陝甘總督分條詳議另疏具　奏

皇清奏議卷六十三

皇清奏議卷六十四

請釐定堯陵疏乾隆四十五年　　錢載

禮部侍郎臣錢載謹　奏為恭請　聖裁釐定堯陵事竊臣今年奉　命祭告秦蜀四道山西平陽訪得帝堯陵於城東北七十里所謂陬山澗中者葬奉　命典試江南過東平訪向所祭堯陵於州東北二十里蘆泉山之陽又臣奉　命督學山東時按試曹州道經平野遠瞻曹濮閒所祭之堯陵今　臣裝所攜平陽堯陵石刻六軸敬謹恭　呈別摺錄其草野之文石斷字缺謹硃圈句讀加貼黃籤以便　御覽並錄乾隆元年禮部議山東撫臣岳濬請東平堯陵改祀濮州原奏乾隆四十一年大學士九卿遵　旨議大理寺卿尹嘉銓奏平陽堯陵原奏於後臣前面　奏平陽所訪得面奉　諭旨許臣次第查

考今臣遍考諸書詳繹史記為斷敬為我　皇上一一
陳之墨子堯北教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舜西教七戎道
死葬南紀之市山海經堯葬狄山之陽一名崇山二說似
不可稽惟呂氏春秋云堯葬於穀林史記呂不韋列傳是
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
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
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遷蓋極形其
侈濫故遷之撰五帝本紀於堯亦不書葬所未嘗采穀林
之說非特不之信也臣繹史記正文體例有以知古帝王
都於其所則葬於其所故遷之不書非闕文也五帝本紀
黃帝既云未嘗寧居又云邑於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
處以師兵為營衛是黃帝之都無常處也末云黃帝崩葬
橋山惟以黃帝之都無常處故必書其葬所此遷史例也

且於封禪書備載齊公孫卿奏黃帝上天之事而於本紀自書葬橋山斯又遷之特筆已於是帝顓頊帝嚳帝堯皆不書其所都不書其葬所帝顓頊帝嚳之不書猶可曰闕文其在帝堯禹貢曰冀州夏本紀云禹行自冀州始後儒以為尊京師五子之歌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尚書具有明徵然則堯之都冀可無書也堯授舜舜授禹皆都冀州而遷於帝舜則曰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惟以舜都冀州而巡狩至蒼梧故必書其葬所與黃帝同此實史記正文之例臣所云正文者蓋以司馬遷後諸書之言堯陵如皇覽如帝王世紀前此如呂氏春秋皆見收於劉宋裴駰史記集解以注入於史記不書葬所之下遂爾紛煩不一臣謹斷以史記不采呂不韋堯葬穀林之說而先據諸本紀正文以疏明其體例夏本

紀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則不於其所都之冀州矣
故必書其葬所然其書葬所也乃於贊語中云或言禹會
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此
則文章家之波宕然猶云或言者蓋慎之也於是黃帝之
書葬舜之書葬禹之書葬凡三而文詞各別要之不崩於
其所都故其書葬則一然則堯之都於其所而葬於其所
不書葬可以思矣殷本紀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則湯都亳
矣然其崩不書葬則都於其所而葬於其所已周本紀既
曰武王至周贊語又曰周復都豐鎬武王之崩不書葬而
先是云九年武王上祭於畢則文王墓也贊語又云所謂
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此皆旁見之法臣今年奉
命致祭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之陵得見周公太公
伯禽從葬之墓皆在今畢原上則周之都於其所而葬於

其所故不書實與殷湯帝堯不書葬之例一然則帝堯之都於平陽而葬於平陽可以信矣司馬遷云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馴故遷於以上本紀其例如是至於秦漢則近矣其所書葬又不可以例其前也臣謹再歷辨諸書之訛於後自呂氏春秋始云堯葬穀林司馬遷雖不采於史記而其說已流傳司馬遷武帝時人歷昭帝宣帝至元帝時劉向諫起昌陵疏乃歷叙堯葬濟陰邱壠皆小殷湯無葬處且云文武周公葬於畢皆無邱壠之處則實與臣所見之邱壠高大不合益向意祗在甚言薄葬非必考地志其云堯葬濟陰則沿訛於呂氏春秋也自此以後一說相承魏文帝好學王象繆襲等受詔撰皇覽皆記先代冢墓之處云堯冢在濟陰城陽仍劉向呂不韋也隋書經籍志皇覽一百二十卷如是之多則必侈必

濫矣今其書不存臣謹指其一條云呂尚冢在臨菑縣南去縣十里以臣所見太公墓實葬於周之畢原文王陵左周公墓右且禮記太公封於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以此思之皇覽所言未可盡信晉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仍皇覽之說云堯葬濟陰城陽西北四十里臣謹按史記正文堯辟位二十八年而崩其下不書葬地而小註乃駰裴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即城陽堯都平陽於詩為唐國此皆劉宋裴駰韋合諸書之一說相承而劉向傳皇覽曰堯葬在濟陰城陽劉向曰堯葬濟陰邱壠山呂氏邱壠皆小已訛為邱壠山以致後此諸書之彙引者至謂與正史相符正史司馬遷未嘗言也後漢班固明帝永平初受詔撰漢書至章帝建初中始成班固前望劉向百二十餘年其餘地理志正文惟書成陽而唐顏師古又於其

下注云有堯冢靈臺班固未嘗言堯葬處也至劉宋范蔚
宗後漢書郡國志乃直書成陽有堯冢靈臺考蔚宗八志
未成而卒其補志乃蕭梁之劉昭而顔師古又已引郡國
志以注地理志似此糾紛蓋魏之皇覽晉之帝王世紀其
說方流傳也然則後此如晉書地理志之作於唐及宋史
禮志凡書所引據堯陵如前說者臣亦不敢多所叙辨以
上煩
聖聽臣敬謹請再疏明其事後漢書章帝本紀
元和二年東巡狩使使者祠唐堯於成湯靈臺此正文也
蓋自劉向亦嘗據呂氏春秋班固雖未之采然其說之行
閱二百餘年度其時濟陰成陽已定為堯冢又閱三十九
年安帝延光三年東巡狩遣使者祠唐堯於成陽此亦後
漢書正文是即乾隆元年山東撫臣岳濬奏請堯陵由東
平改祀濮州為　國家有大典禮行告祭之處此臣從前

在山東時所遠瞻於平野畧無山川形勢之結搆竊計非
帝堯諸臣皆大聖人之所營建堯都平陽何事遠葬於濮
州而所葬乃如是今訪得平陽堯陵之靈境蒙　恩許
臣次第查考然後知濮州所謂濟陰成陽處確非堯冢也
北宋歐陽修集古錄南宋洪适隸釋皆列後漢堯祠祈雨
碑修跋云碑云延熹十年仲春二月陽氣侵陰又云享祀
羣神又云孟府君知堯精靈與天通神修治大殿以此知
為祈雨於堯祠也堯祠在濟陰郡适跋云右濟陰太守孟
郁修堯廟碑臣按延熹十年桓帝時也又後漢堯祠碑修
跋云碑在濟陰碑云帝堯者蓋昔世之聖王也又云李樹
連枝生於堯祠熹平四年臣按熹平四年靈帝時也又
後漢堯母碑修跋云其文畧曰慶都僊沒蓋葬於茲欲人
莫知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臣按此似過空附會之辭後云故

廷慰深惟大漢堯之苗胄當修堯祠於是修按皇覽云堯冢在濟陰成陽呂氏春秋云堯葬穀林皇甫謐云穀林即成陽然自史記地志及水經諸書無堯母葬處惟見於此碑蓋亦葬成陽也而諸書多為城陽惟此碑為成陽造跋云右成陽靈臺碑靈帝建寧五年立與堯廟二碑皆在成陽於是造按兩漢地志濟陰成陽有堯冢靈臺不明言靈臺為堯母冢也章帝紀元和二年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靈臺註引郭緣生述征記曰成陽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稱曰靈臺據此則與碑合靈臺非堯冢明矣臣按今後漢書本注云郭緣生述征記曰成陽縣東南有堯母慶都墓上有祠廟堯母陵俗亦名靈臺大母並無成陽有堯陵陵南一里之句不知洪适所據者何本臣謹按右第一碑第二碑修與造所跋確是堯廟堯祠第三碑亦云當修堯祠修跋此碑似猶疑堯母葬處乃引皇覽呂氏春秋皇甫謐而云亦葬成

陽者意謂帝堯蓋虛詞也若修所收之碑文確叙堯冢則何必引書以為據至适跋此碑云靈臺非堯冢明矣蓋信章帝紀之成陽靈臺而直闕郡國志之大書成陽有堯冢靈臺也據此濮州夙有堯廟堯祠與堯母靈臺而未嘗有堯冢臣又覆考隸釋所載孟郁修堯廟碑云聞帝堯陵在成陽遣戶曹掾具中牢祠又云與西宮學生又云修治大殿是固祀廟修廟而先以虛詞敷佐而照耀之故曰聞若其有陵即其地叙其事何必曰聞又覆考堯祠碑云復舊興造立靈廟以一太牢秩祠又云乃共立壇墠刊碑紀石是固重建堯廟而設壇墠未嘗先有靈也蓋堯陵未知實處而人之欲有堯陵於濟陰成陽者實其敬聖之誠然則章帝之祠唐堯於成陽靈臺祠其廟也安帝之祠唐堯於成陽亦非祠其陵也而後此之引後漢有三碑與皇覽帝

王世紀諸書相附者並不詳繹碑文以分別祠廟陵之義緣好異之書如晉時所出竹書紀年云帝堯八十九年作游宮於陶九十年游居於陶一百年陟於陶蓋陶邱在濟陰也然南齊任昉所收永初山川記云堯先居陶後居唐曰陶唐氏也至唐之魏王泰适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鄄城北引竹書云昔堯德衰為舜所囚又有偃朱故城引竹書云舜囚堯復偃丹朱使不與父相見此皆右穀林之說者以欲附會堯之當居濟陰且陟於濟陰則度必葬於濟陰矣後魏酈道元注水經備引成陽有堯陵有堯母慶都陵有堯妃中山夫人祠然於後結束云考地驗狀咸為疎僻蓋闕疑書疑耳自濟陰既當有堯陵好事者附之堯母慶都陵又附之中山夫人祠道元在後魏時已無可考驗概之以闕疑書疑然則濟陰之無堯陵信矣臣考今其處惟存元徐世

雄書帝堯三字一碑墓而世之引水經注以考堯陵者但槩稱其前幅而脫畧其末尾殊失酈道元所以備引之本意東平之祠堯陵宋開寶詔祠堯於鄆州鄆州今東平也明洪武四年祠堯於東平祭文云遣官奠祀修陵臣昨訪盧泉山處陵在平地後立一碑墻冢高四尺貼墻出小頂前去頂尺餘一雲龍紋石片平其上左右前各鑲一石片如擁護然臣於石片缺處仰瞻鬆土欹落有斷碑零石而貼墻小頂生草一堆其地之前稍左有東門山西門山斜走缺斷畧無環抱斷然非帝堯葬處此岳濬請改祀濮州禮臣議准不為無據也至尹嘉銓之奏平陽考據未備廷臣議駁自當慎守舊典今臣考得後漢王充以為堯葬冀州此說僅見於南宋羅泌路史其子羅苹之注且以為妄之甚蓋右濟陰之說者必廢平陽之說則此語蓋實也臣又考得北

史魏孝文帝本紀太和十六年祠堯於平陽此亦祠於廟二十一年至平陽遣使者以太牢祭唐堯此當祭於陵先是二十年遣使者以太牢祭漢光武及明章二帝陵唐高宗顯慶二年帝在雒陽宮遣使者以少牢祭漢光武後魏孝文帝陵蓋凡書祠者當是廟凡書祭者當是陵夫在孝文時猶常修祀於平陽而酈道元父酈範孝文所任用道元仕宣武孝明之時水經注之於濟陰已云聞疑書疑然則平陽之蹟猶自昭灼而濟陰之蹟固已渺茫矣且考文帝自代遷雒其時江左劉宋蕭齊之遞嬗所以濟陰之一說自沿於劉宋裴駰而孝文之太牢自行於冀州漢郡臣按後漢書郡國志平陽屬河東郡據此為斷則後此如唐開元五年詔諸無量祠堯平陽之見於史者臣亦不敢多引以土煩

聖聽今臣訪得平陽堯陵乃是地中有山也今年臣蒙

恩遣祭黄帝陵於中部縣橋山見橋山之靈境猶未觸地中有山之義及見陵於陬山與黄帝陵各形勢而氣象同易曰地中有山乃知四周山高起憑其廻環曲折不斷於其入處如入地中比及見其山乃安於地上水自深於地中蓋地在山中也臣無簡明之筆謹瑣陳兩山之形勝落水在橋山東自北流南入宜君縣境折而西以北趨黄河延綏慶陽之間有山曰西山延長一千二百里以起為橋山穹然横亘九里黄帝葬穹處下古栢千株其前平出則立土直下際水之行路也其後華蓋三峯擁之三峯垂下即起橋山其接斷處填一石形家所謂過峽也四圍而中空如橋橋山之名以此其右山連後峯轉而出立土如嶽體十數里廻於前為橋山對面之山盤陀黄石填其下坦如開懐横疊小土山八九層皆與橋山勢相讓相合又環

而左際水山脚重重抱於橋山左而後峯轉左之山脚出與相錯蓋自右廻前轉左復趨後之高山四周如環其頂如平坦而平頂之外無一峯尖四周之內無一矗石實則四周山之下與橋山三面之下如鑿空然皆地也所最神者右山肩落一水曰沮水先分一流入峽之石中出於左而前其右之一流深於地中自後而前復自右而左過中部縣繞橋山前轉左以趨後恰與峽中出者會蓋一水之分而復合為一氣也左肩又落一水俱合於橋山左脈屈曲出以會落水而左折於對面山之外其初之入自橋山西經耀州南兩山狹路中二百餘里東折而上延長百里之高山宜君縣立山上也過此遂迤北折而坦兩山相夾不啻入於地中則見橋山矣陳山之堯陵平陽城東北四十里村徑漸狹而坦有坊曰堯天咫尺于是土山夾入蓋

土門也漸坦漸下如入地中則見左右土山皆壁立村居種作寬窄隨灣其外西也遠山環之其內東也一水西出右之壁立乃陵背之他山轉前為陵之對山自東而西以出於左三十里其頂參差不斷而入者當為右也左之壁立乃陵之本山右肩衡分自東而西以出於右三十里其頂參差不斷而入者當為左也蓋免陵南向也左右之相距至窄亦不太寬而兩壁之立無可以路而出也初高二三丈四五丈皆立土至頂漸則大小黃石層疊於下其上立土至頂更入更高左之疊石較多於右祇一路跨水左右至於陵止（目棱山名曰陴陴陽也於義為通）其中水口大石腳高低層疊漸如棧行再入又一口則石大且多水衝下矣再入大壑大岩左右過水行無路處其上大石灘落水再入再折石多水急少可種作行於岩上俯聽水聲於是徑益仄岩

愈峻乃高石壁列左如排而右亦蒼然高此大川嶽鴻濛
氣象也乃大石竦出壁立之土頂下或盤陀石疊疊十數
層或小方石疊疊數十層於是大平石左而出右而出水
屈曲其間蓋自山口以入不啻入於地中乃大轉大折於
高壁大峽中以入於右古栢如蒼虬則見陵山矣陵山純
土其左其前直下際水其右低畝許今種作也其上平如
地三四百餘步後擁五峯圓頂連排小方石疊成亦不見
後山之頂五峯垂下起為翠阜左頂高一百五十尺右頂
及具半廣二百餘步春生之氣盎然和粹神明在焉其前
猶存小店三楹兩廡各三楹蓋此一百五十尺天然之土
安於平如地之山上也其南則對面之山十數小圓峯坦
如開懷下為石場際水皆盤陀黃石比至陵前盤陀黃石
左縮右伸與上左高右低之翠阜若相配然所最神者一

水自陵山之背後山之根夾出於左而右轉至立土之左脈轉前過右而復出於前則高壁大峽間矣一流三十里出於口外之左若無此水則三十里至於陵氣塞不通終古荒絶也若非此水則至於陵且路他出矣臣敬謹瑣陳兩山仰祈　聖心俯鑒黄帝諸臣其所相度營建不必相同而實有相同之形勝臣謹按陬山之金泰和碑亦云穀林之說獨出於皇甫士安之屬又云蹤跡明甚元碑所紀猶可從信明碑云徽唐太宗像平陽志云唐太宗征遼過此拜於墓下自塑像以配帝堯然李唐陶唐盤心援附則堯陵當日口耳相傳實在平陽唐太宗起於太原必捻平陽若非自塑像後人何以塑於荒陵明碑又云今日始廟而祭之荒山之中蓋其時方祀堯陵於東平何敢誦言也夫帝堯之神明自在宇宙間亦何擇乎山東山西帝堯

之陵天地皆將祐之豈有彧然之䆒然求其真而覈其實

恭遇

皇上七旬萬壽大慶之年嘉澤普洽神明庥暢

翠華巡幸五臺兗陵適在山西界中前者臣仰

承

聆

諭旨從前議駁之後

聖心常想兗陵當在平陽何以有遠葬山東之事臣所考大段如是伏祈

聖裁釐定四千一百餘年久湮之跡實亦天心有待陶唐氏之遺民臣與之問訊口耳相傳欣欣樂道豈特金泰和碑所云踪跡明甚也臣愈陳愈瑣戰慄悚惶伏祈

睿鑒施行

再陳兗陵疏乾隆四十五年　錢載

禮部侍郎臣錢載謹

奏為再陳兗陵恭懇

聖恩俯鑒事竊臣遵

旨次第查考兗陵考得平陽之兗陵屬實濮州之兗陵屬虛敬謹具摺覆

奏奉

旨大學士

九卿會同該部議奏欽此禮部主稿議駁覆奏奉　旨
依議欽此臣自應嘿息何敢復陳但臣原奏祇辨堯陵之
有無並未嘗敢一字涉及改祀之處然即此一事之議禮
教攸關臣敬謹再　奏竊以堯葬穀林之說實始於秦之
呂不韋而牽合漢劉向堯葬濟陰及班固漢書地理志成
陽屬濟陰郡以傅敍林之說實由於晉之皇甫謐其辨駁
濟陰成陽之無堯冢者莫詳於後魏酈道元之水經注水
經注云帝王世紀曰堯葬濟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為穀
林臣謹按此即皇甫謐之牽三說而合之也其下按注云
墨子以為堯北教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山海經云堯葬
狄山之陽一名崇山二說合殊以為成陽近是堯冢也臣
謹按以為近是則成陽之堯冢猶未見為確又云余按小
成陽在成陽西南半里俗諺以為因堯城士安蓋以是為

堯冢也臣謹按因堯城本屬竹書之荒唐況以是為堯冢則道元之辨成陽無堯冢而心非皇甫謐也蓋已太甚然後於其注之又一段備言今成陽有堯陵有堯母慶都陵有中山夫人祠俱詳里數其所謂今者州縣之所興設有此現在也乃復引郭緣生述征記所言成陽堯陵中山夫人祠堯母慶都冢俱詳里數以見今與古里數參差不合夫祠可移徙陵豈有移徙者何以今與古里數乃不合於是其結末云考地驗狀咸為疎僻蓋闕疑書疑耳則並郭緣生亦概斥之矣臣謹據此道元之三層辨駁臣所以信濮州之堯陵屬虛然臣之所以信平陽之堯陵屬實者臣前奏謹據漢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夏殷周本紀正文之例為斷蓋因呂不韋劉向皇甫謐之說皆收於劉宋裴駰史記集解以註入司馬遷不書葬所之正文下其在司馬

遷固以前本紀之例古帝王都於其所崩於其所則葬於其所者皆不書葬何以明之即以其不崩於其所都者必書葬以知之如黄帝之遷徙往來無常處則書葬橋山如帝舜之都冀而崩於蒼梧之野則書葬於江南九疑如帝禹之都冀至於會稽而崩則書云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惟此三書顯然成例臣以是知帝堯之都於平陽崩於平陽即葬於平陽不書葬則今平陽之有堯陵蓋其實已至於秦漢之世近而皆書葬臣前奏云不可以例其前也又據後漢王充語堯葬冀州此語僅見於王充臣前奏云右穀林之說者必廢平陽之說所以王充僅見此語臣以是知堯都平陽為冀州則堯之崩於冀而葬於冀者實在平陽又據今陬山堯陵明碑云徽唐太宗像此等無名之碑誠不足據然唐太宗之舊有像

而微之不必誣也即平陽志書亦何以足據然相傳唐太宗自塑像以配帝堯臣前奏云唐太宗起於太原必經平陽若非自塑像後人何以塑像於荒陵蓋唐太宗侑座之像當自像於帝堯今日陬山之陵則帝堯今日陬山之陵猶未湮於唐太宗平陽之世臣亦何心臣以是知平陽之陬山實為堯陵況今陬山靈境鴻濛氣象無可華飾非可遊玩臣口不能言筆不能述臣前奏謹以所見黃帝之橋山比絜者伏冀

聖心俯鑒黃帝諸臣帝堯諸臣其所相度經營不必相同而實有相同之心跡此非親至其地者不知今廷臣皆未嘗親至其地原不可輕信臣言遂以為可據臣敬謹戰慄伏祈

皇上

聖心俯鑒定司馬遷良史材正文之例黜呂不韋門下客浮說之訛辨皇甫謐牽合兩說之由審酈道元駁翻三層之確念唐太宗

之李唐陶唐盤心援附而惜王充之傳疑傳信片語僅存
以對答　帝堯之神明昭彰四千餘年荒山幽邃之中
春氣尚存之蹟以振起人心於萬古臣敬謹戰慄具摺伏
祈　皇上睿鑒

酌籌沙茭善後事宜疏乾隆四十六年　巴延三　李湖

兩廣總督臣覺羅巴延三廣東巡撫臣李湖跪　奏為酌
籌沙茭善後事宜奏請　聖訓事竊照廣州府屬番禺
縣之沙灣茭塘地方盜首梁亞香等糾夥行刦經臣等
奏明勒捕先後擒殺二百三十餘名當將應行設立專營
移駐參游丞倅等員增添汛兵俾數汛守一切善後章程
必得悉心諮詢通盤籌畫隨行據藩臬兩司協同該管道
府分條酌議前來臣等細核從前文武建設之章程察看
今昔地方情形之緩急審其要害輕重權其損益固宜詳

於管見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沙茭適中之坑頭村應請改設巡員重其職守以資彈壓而專責成也查沙灣南岸之市橋村向設沙灣巡檢一員北岸之新造墟向設茭塘司巡檢一員各管一百餘村專司緝捕雍正七年提臣王紹緒以該二處為濱海盜藪請將理猺同知移駐沙灣地方而督臣孔毓珣則稱理猺同知控制八排猺務未便輕撤改用番禺縣丞職分卑微不足以示威重且與巡檢官階不相上下勢難統屬一切稽查調度呼應不靈雖有協緝之名並無專管之責遇有查拏事件轉得互相觀望推諉不前因循日久上司亦且視為閒曹每逢差遣需人輒復就近調委以致該處巡防疏懈宵小潛生今賊匪雖一時廓清難保將來不復滋蔓從前提臣王紹緒條奏移駐同知所議不為無見而督臣

孔毓珣請將番禺縣縣丞移駐南村雖該村介在沙茭兩
巡司之中臣等親行履勘究屬地處偏北是當日設官既
輕移駐形勢亦未扼其要害惟沙灣迤東之坑頭村與茭
塘地方接壤實為現在盜匪窩巢適中之地若改設巖員
於此凡遠近各莊民户出入生理作息往來查察既便耳
目易周而兩巡檢分駐南北聲息相通俱可隨時調遣且
相距設營之石碁地方不遠遇盜賊蠢動即可知會營員
堵截擒拏使之無從漏網控制似協機宜
一沙茭涌口甚多應於通近大洋石碁村總口另設專營
督率巡防也查沙茭兩處素稱盜藪從前因沙灣之市橋
匪夥鴟張撥駐虎門按右營都司帶兵防守雍正七年前
督臣孔毓珣以市橋一帶盜賊較少南村係沙茭連界之
處恐奸宄時相勾結議將市橋都司奏移南村嗣乾隆二

十三年督臣楊應琚奏請將虎門協改為順德協與左翼鎮互相調駐南村都司逐隨營制歸順德另於移駐虎門之左翼鎮標內抽撥守備一員前往駐劄當日籌畫非不周詳但查南村接壤沙灣固不可無兵彈壓制其跳梁究竟各盜夥封皆在江洋並非本處肆掠若徒防其窩巢勾結之由而不扼其咽喉出入之路則此散彼飛仍可潛相糾約依然四出為匪盜源終難永靖茲臣等親勘各處涌口出入情形除東西北三面或因河閘隔或水道迂迴或沙田淺淤不能順流入海唯逵南之石碁涌逼臨獅子內洋為積年各路匪船總滙之捷徑一經踰越即不必經由虎門海口便可直抵外洋較諸南村尤關緊要臣等管見應請該處設立專營抽撥將領統帶重兵以遏賊衝不惟匪船勢難透漏且與西北兩路分駐之兵備共成內外犄

角之形布置似為扼要

一各路水陸汛防宜確核今昔同異情形移改增添分別裁併以資巡緝也查沙灣茭塘四面環水涌口水陸各汛計共十五處從前建置緣由案卷不全無從悉其原委但體察現在情形今昔不無同異臣等謹就見聞所及斟酌損益期於妥善不敢苟且遷就塞責一時伏思沙茭善後事宜水汛最關緊要而石碁涌口一汛在今日實匪彩出入之總路尤宜認真巡防現查該處水師汛房竟與陸汛兵屋並列村內距涌口約八里許殊屬有名無實今擬改置村外涌口之旁以使隨時盤詰其原安汛兵十四名尚不敷更番巡守之用應酌添兵六名庶稽查出入船隻可期嚴密石子頭汛南通浮蓮山大涌東接蓮花城涌係屬出海要路四沙汛雖屬內河實西北一帶沿邊各涌總口

距石碁各二三十里向俱設外委一員應仍其舊惟每汛
順德三縣河道交界港汊多岐稽察難遍原安汛兵七名
弁屬單弱且無弁目在汛協巡易致疏懈應增兵八名添
設外委一員往來督查並飭令兼查毗連之大石南山兩
汛其南山汛原派外委應行裁汰毋任冗設惟汛兵八名
原額尚少雖該汛水面徑直瞭望易週亦須增兵二名始
敷上下巡徼之用大石汛港汊多岐原安兵七名亦不敷
用應酌添兵三名市橋汛為商賈輻輳之地烟火萬家良
匪雜糅現駐沙灣巡檢一員原撥水師把總共兵十二名
現擬撤歸本標應另添石碁存營把總一員於原設兵十
二名外酌添兵八名協同巡防俾資彈壓大龍汛距市橋
汛十里原安兵六名不數遊巡應添兵六名仍飭市橋汛
把總就近管轄北亭汛在黃岡陸汛之北原安兵十名不

敷派遣應添兵四名其石碁逕北之螺涌汛雖有涌口祇通内河但原安兵六名未免太單應酌添兵四名俾資防守此各涌口水汛移改增添分別裁併之事宜也至沙茭陸汛原共五處而坑頭一汛實路盜寓腹心原設廣州協把總一員兵三十二名梭織遊巡今既移駐廳員彈壓似可無須多兵但該村四面俱通盜淵藪脫有匪夥竄逸必須分路跟追該廳雖現擬添設壯快而臨時搜捕尤資兵力應將原設弁兵撤回本標另添石碁存營外委一員帶兵三十二名同廳員駐守用備調遣又坑頭逕西之鍾村素為南海順德兩邑盜匪出入要路逕東明經村雖地處腹裏實與匪夥窩巢比鄰且有涌口通海查兩村從前俱未設汛現今情形未免疎漏茲酌於鍾村撥派外委一員須兵十六名置汛巡查以為坑頭右翼明經村撥兵十二

名俾使防緝以為坑頭左翼庶東西互相應援隱成常山之勢新造村民居櫛比商販絡繹為茭塘迤北一大市鎮該村現駐茭塘司巡檢一員足資彈壓惟原安兵八名兵力太輕應酌增兵七名協同巡查以供調遣官橋村介處坑頭石碁之東密邇各匪巢穴原安兵七名不敷防守應添兵八名以備遊巡協緝之用員岡汛距南村駐劄守備之處止十五里呼吸可通原安兵十名足資巡緝毋庸議增至石碁陸汛現已改立專營毋須建設應行裁撤歸併此則各路陸汛移改增添分別裁併之事宜也以上水陸各原汛內惟陸路裁撤石碁一汛添設鍾村明經二汛統計增添裁減共十有六汛需兵二百三十九名俱應在石碁新設營內抽撥似此水汛圍繞於外陸汛聯貫於中首尾互應巡守兼資堵防始為嚴密狐鼠漸可潛踪矣

一營分雖改陸路地方仍屬水鄉應需酌留哨船以供追捕也查石子頭八汛從前每汛各設櫓槳船一隻在左翼鎮標撥派令該標弁兵現議撤回若將各巡船隨同裁撤一遇匪船偷越憑何尾追巡防仍屬無實今擬酌留哨船六隻分段派撥以便梭織巡遊之用查石碁為安營要地應設櫓船一隻快槳船一隻令新設之石碁營千把領兵十二名管駕官涌口安設櫓船一隻快槳船一隻該處附近石碁即令該將領在存營把總外委內輪帶兵十二名管駕市頭村安設快槳船一隻令隨同守備駐劄南村之外委帶兵十二名管駕市橋汛安設四櫓船一隻令該汛把總帶兵十二名管駕共需兵七十二名俱在石碁存營兵數內輪撥其巡查地段劃定界址晝夜輪巡遇有匪船即放號炮附近各汛駕船接應一體追擒盜匪自無從竄

逸矣

一石碁改設專營統歸陸路管轄宜與虎門左翼鎮沿海各口水師哨船聯絡聲援以資策應也查石碁之東為浮蓮山有大涌一道長四十餘里現石子頭汛內涌路總口安哨船一隻已足稽查涌東為左翼鎮水師汛界涌西為現設陸路石碁營汛界隔涌為石碼岡上建蓮花城砲臺係左翼鎮樑內海口汛安設外委一員兵十五名防守外臨獅子洋面瀩洋即茭塘洲二涌口現惟獨洲涌口汛有汶船汛撥船一隻配兵巡查茭塘涌口並無船汛既與內河巡船不相接連恐盜匪乘閒偷越應於茭塘涌口補設船汛今左翼鎮派撥六櫓樓船一隻配兵管駕俾上下游巡不虞單薄且遙聯內河西南市橋水汛近接正南石子頭內口哨船聲勢聯絡策應有資其駐劄砲臺弁兵及兩

船汛兵巡防勤惰即就近責成駐劄石碁將領兼管稽查如有怠惰偷安不遵調度許其中報左翼鎮責革除名不得稍存歧視

一移駐兵丁應請添建兵房以資棲息也查各標召募兵丁大半皆由土著駐劄營分不離本籍是以定例每兵一名官給兵房一間在該兵或有祖遺舊居或有自置房屋通融酌給不虞房少人多今議改駐汛地勢須挈眷遷移若給房數眷口難容兵力易至竭蹶未免分心內顧應請每兵一名准給兩間以資棲息

一沙茭各村船隻應立法清釐專責廳員查察以肅河路也粵東在在水鄉行旅往來載運全資舟楫查現行船政如編號給照設保稽查立法本極周密乃沙茭等村盜匪敢於私置巨船添設多槳糾夥四出雖因該地僻處海濱

一時稽查難及皆由上下奉行不力有法無人遂致兵役地保聽縱徇隱究成痼疾若不立法清釐誠恐故智復萌臣等除將河道涌口現經查出匪船逐行拆毀外其各村民船嗣後責成該管廳員就近督率沙茭二巡檢無論大小均各徹底查明分項編號並將船戶姓氏及所用櫓槳數目登記檔冊給予印照並於船旁印烙刊寫使人一望瞭然無從影射仍彙冊移府行縣備查其有外出之船俟四日補編給照凡大船梁頭在七尺以上者准配用四槳小船六尺以下者只許配用兩槳倘有用四槳以上者無論本地外來即行查拿究治至民間製造出洋船隻應先呈明該廳查實批准始許製造如私造船出海無論是否為盜一併嚴究重懲船料入官查有為匪情事並將知情之工匠縱容之地保兵役俱與盜賊同科廳員失察嚴參

議處仍行令附近沿海沿河各州縣遵照畫一清理毋啟覬覦

一沙茭新設文武應請計俸即陞分別議處以示勸懲也查移駐廳營原為緝拿盜匪必令久於其任方可以專責成所有文武各缺均應在外揀調照海疆例五年俸滿保陞免其一切差遣並不准委署別缺遇有失事文職巡檢為專管廳員為兼轄武職以千總外委為專管守備為兼轄將領為統轄五年內如有承緝盜案處分停其陞轉各屬拿獲强劫盜犯訊係沙茭兩處民人究明偷越月日即照失察奸民出口例嚴叅庶文武各顧考成督率巡防不敢稍有疎懈至沙灣茭塘兩巡檢原定三年並無盜案准予保題即陞之例未免過優請改照廳員五年保陞舊例應行停止以上八條俱係沙茭兩處地方切要事宜目等

諳詢明確僉謀皆同此外如清釐保甲私造軍器一切應
行應禁定有成例者均應嚴切申明責成新設廳員督同
沙茭兩廵檢實力辦理臣等仍留心查察倘有奉行不力
即予嚴叅是否有當謹會同廣東提督臣竇璸合詞具
奏
覆奏民生吏治疏乾隆四十七年　畢沅
三品頂帶辦理陝西廵撫事務臣畢沅跪　奏為遵
旨覆奏事竊臣接准部咨欽奉　上諭以原任刑部侍
郎任克溥前後條陳各事宜皆關係士習民風官方吏治
現在有無似此未經整頓者著大學士九卿科道及各督
撫直攄所見據實奏聞欽此臣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
上整飭官方兼憂民隱勤求　乙夜　睿慮旁周臣
伏念　國家定鼎之初值前明綱紀頹廢之後仰蒙

列聖相承勵精圖治克臻上理　皇上際累洽重熙之
會　御極四十七年綜理萬幾兢兢業業雖　聖壽
已越古稀而致治有如一日所有士習民風官方吏治豈
尚未經整頓以待臣等之建白乃復仰紓　宸慮博訪
周咨古先哲王所為治益求治安益求安之至意穆然可
以想見臣竊惟　國家大計不過民生吏治二端而建官
之本意則以勤民為主勤民之要終以足食為先我
皇上子惠元元三蠲供賦兩免漕糧偶值偏災不惜重發
帑金惟恐一夫失所所以計藏富於民者至周且悉誠
三五以來史冊所為罕覯但時會承平百數十年生齒日
繁而天地生財只有此數是以民間逐末日事營求不過
此絀彼盈生計所資終未見日臻優裕臣粗覽載籍竊見
民生衣食之源大率農民為要畜牧次之因土之宜而盡

民之力以收自然之利其在西北等省施之尤當而易行即如陝西古稱四塞雄封地大物博唐虞以來厥田稱上迨及成周尤以稼穡為重豳風無逸所陳至今猶可想其遺意惟司牧者以其事無近功不復為之措意以致小民失業者多往往流為惰窳臣仰蒙 恩命戴撫關中先後十有餘年郡邑巡行所至竊見漢中興安商州各府州屬延亘南山內外水土饒益過年楚蜀隴豫無籍窮黎扶老携幼前來開墾者甚衆但疆里綿邈高原下隰開曠尚多近者山南一帶荷蒙 俞允添設府廳佐貳等官以控制將來擬即令其詳加相度廣勸耕屯以無業之民而闢可耕之土若成熟後按夫計畝全活自多即如乾隆四十三四等年兩湖偶被災祲小民流徙絡繹前來臣彼時閱兵漢南目擊情形督率有司妥為安插分令就地開荒

男婦不下十餘萬人俱得安然樂業遂成土著此其明驗也至西安同州鳳翔三府邠乾二州沃野千里實為陸海奧區臣近加體察民間耕讀相半素鮮蓋藏殷實之戶十不得一緣其平時所恃不過農田而秦中地厚水深山澤之氣不通每有恒暘之咎連年仰賴　皇上宵旰勤勞雨暘時若年穀順成但臣下職在牧民於人事未盡而冀邀　天貺於未然其道終難久恃夫黄河為數省患惟寧夏一府引水灌田五邑並蒙其利涇陽龍洞一渠為關內膏腴之最秦漢至今民霑渥澤前因年久淤塞灌田僅一萬餘畝臣因　奏請重加疏濬今已灌十萬有餘可知民間利病果能悉心經理未有不收其美利者伏思關右大川如涇渭灞滻澧滈潦潏河洛漆沮汧汭等水流長源遠若能就近疏引築堰開渠到處可行水利無如司事者

遂計所在必不與民瘼相關小民亦知其利又或道議辦
室不讀於成即向來本有渠道地方亦多廢而不舉以致
汎洋淤積水流旁溢大者遏窄小者斷流見以備渲暢洩
使成荒畝臣現擬督率司道飭查各屬轄境內形勢高下
川原細加量度何處可以開渠幾條某渠可以溉田幾畝
其舊時所有渠堰向日灌田若干現在灌田若干一一據
實具報倘有不敷挖注者當即為之籌畫或勸民自為疏
濬或酌借公項代為辦理則以時蓄洩自無水旱之虞而
瘠土變為良田三農自獲倍收之利況三秦為中土上游
大川半在其地若分為溝洫蓄作陂池則入黃之水其勢
並可少殺於事理不無裨益他如省北延安榆林二府以
綏德鄜州地多砂礫每以邊境高寒雨澤少愆西成即患
歉薄臣竊見古來雲中北地五原上郡諸處畜牧為天下

饒至以谷量牛馬即唐時開元年間隴右牧政考成不過數年馬至四十三萬牛至五萬羊至二十八萬茲者地土依然水草猶在倘能經畫有得安知今不如古臣於七月間巡防所至見沿邊水草尚為豐茂若飭令各屬有司詢問鄉堡每邑計其成數情形畜牧者約有若干人駝馬牛羊約需若干匹由府彙報到司酌籌閒款購買分給民間令其試養並雇覓善於長養之人教民喂飼每屬酌派佐雜等官查核經理俟次年孳生後除交還官項外餘即賞給本人以為資本嗣是孳生羊羣十取其一馬駝牛十五取其一其餘除資本外聽民自為販賣則邊氓生計可望漸臻饒裕其腹地沿山傍水如終南太白汧渭沙苑之間係歷代畜牧之場亦可徐徐籌辦倘數年後果有成效將來新疆各路屯兵民戶俱可倣而行之令其耕作與畜牧

相兼緣耕作所入只數本户供支畜牧工本無多而休養蕃息日見充盈則民力漸裕兵力愈强此實邊土無窮之利也至州縣為親民之官所關最要得其人則一邑之民享其利不得其人則一邑之民受其害如病在貪酷則日事誅求而良善難安生業病在因循則聽從胥吏而閭里鮮得安居其中稍有才具者又復以酬應為能不以地方為事此等病民之官尤當隨時釐剔大示懲創再一州一縣大者不過數百里而遠近在任數年而四鄉未嘗一至者所謂司牧者謂何臣現擬飭屬嗣後於本境四鄉或一歲之內或一季之內務須輕車減從周遍巡行按查保甲稽查游惰如有利病所關應行應革事宜具禀上官以便隨時查辦至春秋祈報宣講　聖諭朔望行香雖係事屬儀文然小民日事觀瞻自有隱相維係之故下情易於

上達而匪僻難以潛滋盜編民目見耳聞共知法紀所在未始不可化莠為良地方羣吏皆當實力奉行不得以為無關考成視為具文以上各件若就目前而論雖小效近功然月計不足歲計有餘行之既久則戶慶盈寧人歌樂利官方士習未有不蒸蒸日上者至大吏為閭閻視效所關自當以

聖主愛民之心為心以足民之事為事損上益下潔己奉公董率監司牧守講求實政化導士民俾衣食足而知禮義此臣等守土之責所當隨事隨時共相勗勵者也欽奉

諭旨亟詢謹就管見所及據實覆

奏

皇清奏議卷六十四